

民俗采风

故乡年忆

李玉平

过年的种种热闹，每每将我的记忆拉回到半个世纪前。那时，一个农户年底分红大多只有几十元。钱虽不多，但家中节俭的女主人总能精打细算，操办出一个热热闹闹、红红火火的年来。厢房里锁着的鱼肉、菜蔬，崭新的衣裳、鞋袜，喜庆的春联、灶王老爷像，还有糖果、大枣、蜡烛、香火、小鞭以及“大前门”牌香烟，仅仅隔着门缝看上一眼，那温馨的年味便扑面而来。

要说把年味烘托得最为热烈的，当属那些无忧无虑的孩子。寒假里，孩子们大多能得到一挂小鞭，这可成了他们的宝贝，通常会偷偷地藏炕头苇席下面烘着。即便在街头玩耍，也会一次又一次地跑回家偷偷查看。看着看着，实在忍不住，索性拆下几枚，揣进兜里，跑出去在小伙伴面前炫耀。比一比谁的小鞭响，你放一枚，我放一枚，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便响彻在村庄的上空。每到此时，村人们都会呵呵一笑：“嗯，有年味了。”

春节的时候，从外地回来过年的青年们，是一些闲不住的主。一伙儿活力四射的青年，仅凭一个篮球，瞬间就能组建起攻守有序的球队。你来我往的激烈比赛，吸引着熙熙攘攘的看客，成为村与村间重要的联谊纽带。球员们挥洒汗水，在赛场上奔跑、跳跃、投篮，每一次进攻与防守，都碰撞出激情火花。年还未到，球场上已高潮迭起，欢呼声、喝彩声，为冬日的乡村注入蓬勃生机。

排大戏，是村庄的灵魂所在，是春节不可或缺的文化展示。腊月，夜幕降临，俱乐部的汽灯亮起，在团支部带领下，里面鼓乐喧天。青年男女们义务排练，不计报酬，全身心投入“唱念做打”。他们从傍晚排练至深夜，窗外寒星点点，屋内热情似火。只为在过年时给乡亲们献上精彩的娱乐大餐，传承乡村文化，让春节年味更浓。

腊月初八，家家户户都喝腊八粥、泡腊八蒜、熬辣菜，还会把屋里的灰尘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寓意除旧迎新。那时，常有童谣在孩子们口中传唱：“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。”此后，做豆腐、宰鸡鸭，一天天地把年拉近。

腊月是杀年猪的时候。平日里，大家都很少吃肉。但在这一天，人们纷纷聚集在猪圈旁，等待着年猪出栏。当肥硕的年猪被几个壮劳力从猪圈里拉出来时，孩子们兴奋地围在一旁。大人们则一边指挥着，一边笑着谈论今年的年猪长得多壮实。人们排着队，喜气洋洋地割上一块肉。虽然不能当场吃到嘴里，但只要拿手掂着，那沉甸甸的分量就让人满心欢喜。这块肉不仅是食物，更是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盼，是对一年辛勤劳作的犒赏。大家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，互相攀比着谁割的肉更肥、更好，仿佛手中的肉就是这一年最大的收获。

在村子的另一头，烈军属和退伍老兵的家里更是热闹非凡。村干部们会将一套套猪下水送到他们家中，这是村里的一份心意，也是对他们的敬重和关爱。这些猪下水在平常可是难得一见的美味，做饭的主妇们如获至宝，她们会精心将猪下水清洗干净，用各种调料腌制、炖煮，做成一道道美味的菜肴。这些菜肴不仅是年夜饭桌上的重头戏，更是招待客人的拿手好菜。当亲朋好友来访时，端上一盘色香味俱佳的猪肝、猪肚、

猪大肠，总能赢得客人们的称赞和羡慕，让女人们的脸上充满了自豪和喜悦。

小年这天，女主人会揭下贴了一年的灶王爷像，燃烧后送灶王爷上天，口中默念：“灶王爷，上天言好话，下界保平安。”然后再贴上新的，摆上供品，放一碟糖瓜，意思是粘住灶王爷的嘴，让他上天汇报工作时嘴甜些，多说好话。

自腊月二十四开始，家家户户便忙碌起来，蒸大枣饽饽、蒸莲子、蒸包子、蒸糕、酥鱼酥肉、炖猪头。特别是要用白菜、豆腐、粉条和猪肉一起熬上一大盆“隔年菜”，一直要等到过了年以后才吃完，寓意“隔年财”。

除夕的早晨，人们会去赶一个“半半集”，填补春节用品的短缺。赶集回来，妇女们便开始操持中午的宴席，男人们则去贴春联、福字。届时，村里会组织青年敲锣打鼓地为烈属、军属、转业复员军人家贴春联。

中午吃饭前，女主人会以最为虔诚、恭敬的心态，从锅里先盛出冒尖的两大碗米饭，插上新筷子，摆放在窗台上，上供给天老爷。然后，一家人团团圆圆地坐在一起，享受天伦之乐。

午饭后，几乎家家户户同时传来剁菜剁肉的案板响声，人们开始包饺子。精致的小饺子在盖帘上摆成圆圆的圈。傍晚，男人们前往村外，朝着墓地方向，烧上两刀纸钱，放一挂小鞭，跪请已经故去的祖先神灵回家过年，此谓“请神”。回家后，要把一根木棍放在门口，挡住孤魂野鬼。请神以后，供桌上摆放祭品，燃香、点蜡。任何人都不能说上吉利的话语，否则会受到责罚。

热气腾腾的大锅下饺子时，主妇会故意捅破几个饺子，同时说着：“又挣了。”吃蒜要说吃“义和菜”。盛出来的第一碗饺子要先敬天地老爷，接着再敬灶王爷、敬祖先。饺子里通常包有十个硬币和十个大枣，谁吃到钱，就意味着来年发财；吃到大枣，则意味着来年生活甜蜜。也有人会把煮饺子的水舀上一瓢，泼在院子里，爷爷搬出一张椅子放倒在水上，待到结冰后，吩咐小孙子：“去，把咱家的椅子扶起来！”小孙子便会蹦蹦跳跳地跑出去，“嘿”地一声把椅子扶起来，然后兴冲冲地对爷爷说：“爷爷，我把咱家的椅子（胶东方言首同‘日子’）扶起来了！”这便是“讨口气”，这时，爷爷一定会咧开豁牙的嘴，笑呵呵地奖赏小孙子，一家人其乐融融。

晚上守岁，人们可以彻夜不眠，玩乐达旦。平常连油灯都舍不得点，此晚却是烛光明亮。旧时有些人家还会聚一个小小的赌局，赌局中，长辈大多会故意输钱给子女，名曰“发施舍”。半夜子时，老人们开始“发纸”，虔诚祷告后，鸣放鞭炮，燃烧纸钱，把来年的愿望上达天庭。神仙是否收到虽不可知，但人们却十分快乐。大人们放飞着愿望，孩子们则兴高采烈地放鞭炮。

五更时分，家人换上新衣、新鞋。晚辈给长辈拜年，长辈给晚辈发放压岁钱。女孩子对着红烛明镜，兴高采烈地扎起艳艳的红头绳；男孩子则忙不迭地把蜡烛插进小灯笼，急着出去拜年。大人们赶忙把糖果盛在碟子里，再把香烟拆开，齐齐摆在碟子里，等着晚辈来拜年。浓浓的年味，就这般深深地烙印在我记忆深处，成为生命中最温暖的底色。

王希钟“化妆”了
《西游记》

王宏章

初来长岛，我就职于交通局。饮食起居，不过方圆百米。数年之后，方知此处出过一位名人，其故居几经易手、改造，已经成为一座小民宿。往来的游客、忙碌的店主，或许也不知道这段渊源。

这位名人就是造型师王希钟。王希钟先生的父亲名讳王贤元，是长岛鹊咀村的村民。鹊咀村蛮有意思，村里有个姓杨的后生，后来成了著名作曲家，作品有《江姐》唱段《红梅赞》《绣红旗》及空军歌曲《我爱祖国的蓝天》，他叫羊鸣；村子东北有个要塞区，里面有个军人后代写了很多小说，其中一本拍成了连续剧《父母爱情》，她叫刘静；村西南有个部队医院，里面有个屡遭文化馆退稿的小护士，后来写了《大校女儿》等系列作品，被誉为“中国婚姻题材编剧第一人”，她叫王海鸰；村东南有个乐园村，出了个文学青年写了很多散文，影响了一代人，作品《香炉礁》入选课本，他叫张岐。“世人只知神雕侠，江湖不闻风清扬”，对于这些名字，年轻人觉得陌生，当年却是如雷贯耳的存在。

小小鹊咀村，集中了这么多人才，可谓人杰地灵。一样的海风，一样的萝卜蘸海怪酱，再出什么人才都不奇怪。这位造型师王希钟先生，不是美发店的托尼老师，而是影视作品的造型师。他是你熟悉的陌生人，他的作品你“一定、肯定以及双重否定”地看过。

王希钟先生何许人也？1928年生于山东省蓬莱县，国家一级美术师，著名影视化妆师，2022年去世。王希钟的朋友介绍起他来则简单许多：“86版《西游记》师徒神佛、妖魔鬼怪的上千个造型，八个样板戏的四个半出自他手。很多红色电影的造型也多出于他手，例如《西安事变》《周恩来》《遵义会议》《周恩来在上海》《开国领袖毛泽东》《长征》……对了，他还演电影，比如演过林彪。如果把电影造型比喻成武功，天下武功出少林，那他就是达摩祖师！”

我们把时针拨回到新中国成立前，1928年，王希钟出生在鹊咀村。这滴水的成长史，伴随着新中国大江大河的奔流。王先生没怎么上学，在鹊

咀村打渔，家里揭不开锅，他15岁就跟长岛的同乡一道“闯关东”——去长春织布厂当学徒。两年后，工厂倒闭，遂奔向沈阳，中途投亲到了大连。表哥安排小学没毕业的王希钟再次走进课堂，识文断字。1948年，王希钟获悉东北电影制片厂招生，以一曲《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》和一首海蛎子味十足的诗朗诵，考入该厂（即后来的长春电影制片厂），被录取参加该厂四期培训班和化妆训练班学习，从此开始化妆生涯，后来还曾出国学习。

八个样板戏电影，其中4个半的化妆造型出自王希钟之手，分别是《智取威虎山》《海港》《杜鹃山》《龙江颂》以及《红灯记》中李奶奶的经典化妆造型。在86版《西游记》中，王希钟先生利用业余时间对接杨洁导演，根据几十年的生活积累和对原著的理解开展造型工作，首次提出用硫化乳胶制作假脸，用真假脸结合的办法进行造型。上千个形象活灵活现，又不雷同，其中师徒四人以及众多神魔形象深入人心，成为几代人的记忆。

王希钟先生对化妆造型事业悉心钻研，夙兴夜寐，改良和首创很多方法，如塑型化装法、绢纱整复法、肤蜡雕塑法等数十种，著有《影视化妆技巧》，曾任中国电影美术学会第一届副会长，为中国化妆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。

长岛从远古开始，就被认为是神仙居住的岛，诸神在这里修炼、精卫在这里填海、孙猴子在这里学艺、秦皇汉武要来这里求仙，缥缈的海市蜃楼、玄幻的平流雾或许都是王先生少年时期耳濡目染的艺术源泉。王希钟先生身体里流淌着闯关东人的血液，少年时期在这长山列岛的风浪中闯海，成年后在时代浪潮里闯海。他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，故居也几经修整，但是先生留下的技艺和对红色文化、传统文化的诠释，已然融入后来者的指端、眼眸和心间，而且还会流传下去。

先生千古！

本文原载2024年9月出版、由邢纪波主编的《名人旧居说胶东》一书，略有删改。

